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劒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新刻漏銘一首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首

楊仲武誄一首

箴

女史箴一首

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也

張茂先

良曰女史女人之官執彤管書后妃之事華懼后族之盛故假女史作箴以戒後宮也

茫茫造化二儀始

善本作既字

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翰曰茫茫廣大貌二儀天地也

陶甄謂陶人爲瓦器也言天地散氣流而爲形有似陶人爲器也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在帝庖義

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也

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銑曰庖羲伏羲也肇始經治爰於也言伏羲始治天下於是立夫婦君臣

之道也善曰周易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家道以正善本有王猷有倫向曰猷道倫治也

而天下定毛詩曰王猶婦德尚柔含章貞吉濟曰言婦德尚柔順也易曰含章貞吉也

善曰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妻婉嫕嫕音淑慎正位居室良曰婉順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時發也

也正位謂皇后也善曰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桑之翳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嫕深邃也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女正

位乎施衿結褵商虔恭中饋翰曰褵纓也虔敬也中饋酒食之事也女嫁母施衿結纓曰勉之敬之也善曰

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纓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誠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幃也褵與離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肅慎爾儀式瞻清懿銑曰肅敬儀法式用懿美也善曰樊姬

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

易心

向曰矯直厲勸也二主楚莊齊桓也善曰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也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田長知死不吝濟曰熊猛獸也美女曰媛言此

人豈不懼為君致命知死不惜也吝惜也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

園獸獸能佚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

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班妾有辭割歡同

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歎以此倍勞重焉

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良曰成帝嘗欲與班婕妤同輦婕妤好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賢臣在側三代

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言此豈道罔隆而不殺物無

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翰曰殺滅吳偏也善曰長楊賦

周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毛詩曰彼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

月而微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

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

銑曰替廢也塵積成山喻積小善而成高德也言與德如為山之難廢似發機

之易也

向曰飾容謂理裝抹也飾性謂脩德行也

善曰蔡邕女誡曰夫心

猶首而一月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善則邪惡入之入盛飾其面而莫

修其心惑矣家語孔

子曰容不可不飾也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斤之藻之克念作

子曰容不可不飾也

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斤之藻之克念作

聖

濟曰愆失也

良曰斧藻謂脩飾也克能也言脩飾道德則為聖人出

善

善曰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染者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出

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

翰曰言善則遠亦應背義則夫

婦亦相疑同衾謂夫婦也

善曰周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

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徐幹

中論曰苟失其

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

銑曰言榮辱在出言善惡也善曰周易曰言行君

心同衾為遠

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

子之樞機樞機

勿謂幽昧靈鑒

善本作監字

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

之發榮辱之主

勿謂幽昧靈鑒

向曰幽昧闇也玄漠靜也勿以為於闇靜之處

無矜爾榮天道惡

鄉音而以為無知者神靈鑒聽不在鄉音而可知也

無矜爾榮天道惡

盈

濟曰矜大盈滿也言無以榮自大矣道惡

滿也善曰周易曰鬼相害盈而福謙

無恃爾貴隆隆者墜

善曰周易曰鬼相害盈而福謙

無恃爾貴隆隆者墜

良曰隆隆盛也墜落也

善曰楊

鑒于小星式

善本作

彼攸遂

翰曰詩

雄解朝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

小星三五在東喻羣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言盡婦人之道

善曰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

易曰無攸遂主弱日盡婦

比心螽斯則繁爾類

銑曰螽斯螞蟥也言無

人之正義無所必遂也

人引之以美后妃也

善曰毛詩曰

歡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

尚曰過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言歡不可過分寵不可專擅

善曰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

黷也黷則生怨怨亂蘇武失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

皇后入宮寵少衰而女弟絕幸

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為必損

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

理有固然

濟曰慢因專擅生損因盈滿至此理之固然也

善曰文子老子

然者

美者自美翩以取尤

良曰翩輕也言美者人各自為美懷輕薄

也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治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

求好者是君子之讎也

結恩而中絕者皆主在於此職主也 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治容誨淫 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職汝之由 故

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 銑曰翼翼矜矜小心貌與盛也 善曰太公金

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 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斯 善本作 箴敢

告庶姬 向曰言守靖恭則榮望自期於汝身司主也庶姬衆妾也 善曰

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

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

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

功紀漢威德 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濟曰封者增高也燕然山名也銘名也述其功 美使可稱名也時固隨實憲行遂作此銘也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 善本有 車騎將軍竇憲

良曰元長也憲和帝長舅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爲竇

皇后所譖憂卒竇皇后養帝以爲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

立爲皇后竇憲稍遷侍 寅亮聖皇登翼王室 輔也言見於信於君故

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 寅亮天地弼余一人登翼謂登輔翼也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升爲三公使輔王室 善曰尚書曰三孤 善曰尚書曰乃與執金吾耿秉

也言使大錄萬機之事也緝熙光明也 善曰尚書曰乃與執金吾耿秉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乃與執金吾耿秉

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 向曰耿秉爲執金吾禦禁也朔方北方也 善曰

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三年 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

六師 濟曰鷹揚螭虎言士卒驍勇也爰於該備也六師六軍也 善曰毛詩

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訓 旣且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氏

並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 旣且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氏

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 良曰旣與也與我羌君長合擊匈奴

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鞬車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 元戎輕武長

將討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北竇太后從之

元戎輕武長

穀四分

翰曰元人我兵也長穀兵車也四分謂布於四面也善曰毛詩曰

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穀梁傳曰長穀五百乘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銑曰輜車也言兵車之衆

如雷聲也蔽塞也善曰漢書

揚雄河東賦曰奮電鞭驂雷輜

勒以八陣泣以威神

向曰八陣一曰方二曰圓三曰牝四曰牡

五曰衝六曰輪七曰浮沮八曰厲行泣臨也謂勒八陣之勢以威神臨之善注同

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濟曰玄黑色絳

赤色耀日絳天言其盛也善曰漢書曰發屬

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

遂陵高闕下雞鹿

善本

字良曰陵上也高闕雞鹿皆山名善曰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

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范曄後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經

積鹵絕大漠

翰曰積石地鹵鹹地也大漠沙漠也善曰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漢書曰衛青復將六將軍絕漠臣瓚曰沙土曰漠直

度曰斬溫禺以豐鼓血尸逐以洙

絕也斬溫禺以豐鼓血尸逐以洙

銑曰溫禺尸逐皆匈奴君長名銑號殺人以血塗軍鼓曰豐鼓鐃

鐃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王次左右溫禺親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都侯左

氏傳智整曰然後四校橫徂

善本作星沫彗掃向曰校隊也徂行也不以豐鼓也

余也此並威武之盛矣

請條萬里野無遺寇

濟曰蕭條萬里空遠之貌言寇賊無餘也

於是域滅

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

良曰區亦域也殫盡也旆旗也言旣平匈奴

奴考書傳驗圖牒覽匈奴中山川也

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

翰曰踰跨皆越也乘上也涿邪山名安侯

河名燕然山名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踰涿邪山又曰南單于上言北單于創刈南兵遂逃遠去依安侯河西踰

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銑曰躡踐焚燒也冒頓老上匈奴君長號也區落部落也龍庭單于祭天所也

善曰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死子稽弼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

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

將上以摠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

向摠舒也高祖為匈奴圍於平城文帝時匈奴殺北地都尉卬言今誅之是舒高祖文帝之宿怨光祖宗之神靈也憤怨玄神也善曰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

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

下以安固後嗣

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

濟曰恢大拓開也言下固子孫大開境宇振我天子之聲也善曰甘泉賦曰天聲

起兮勇咨所善本作謂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

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良曰咨嘆美也刊削也善曰漢書楊雄上

寧刊石削石鑠舒王師兮征莽不問勦凶虐兮昨海外韓曰

勦絕也言美我王師征伐莽裔絕於凶虐也善曰毛復其邈兮曰地

界封神丘兮建隆嶺銑曰復邈皆遠也直徧也神丘燕然山也建立

與碣同音義善曰說文曰碣立石也嶺熙帝載兮振萬世善曰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王

濟曰范曄後漢書云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好學舉茂才為汲令兄璋為人所殺瑗遂手刃其仇亡

命蒙赦而出作此銘以自戒常置座右故曰座右銘也善同濟注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又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善

戰國策唐睢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

良曰譽聲譽也隱心而後動謗議庸庸何傷而動謗議常理何能傷人乎

善曰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無使名過實

守愚聖所藏銑曰藏善也善曰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

以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向曰涅黑泥也淄黑色曖曖闇昧貌

善曰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太品物咸亨柔弱生

之徒老氏誠剛彊濟曰老子云柔弱者生之徒剛彊者死之徒言以此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勝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行行鄙

夫志悠悠故難量良曰行行剛彊貌鄙夫謂庸鄙之人也言庸人為

善曰論語曰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鄭玄曰行行剛彊貌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滔滔

者天下皆是也。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翰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而誰與易也。善也。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慎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銑曰苟且言語節飲食老子曰知足不辱。善曰三蒼曰苟誠也。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

文世祖遣使
鑄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戕戕

濟曰巖巖積石貌梁山梁州山也戕戕高貌善曰楊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毛萇

詩傳曰巖巖積石貌也

遠屬荆衡近綴岷嶓

音波良曰屬綴皆連也荆衡岷嶓皆山名善曰尚書曰荆及衡

陽惟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尚書曰岷嶓既藝

南通邛棘人

蒲北達褒斜翰曰邛山名棘人蠻夷

國名也達亦通也褒斜谷名也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狹

焚夷名也梁州記曰萬石城所漢上七里有褒谷口古曰褒北口曰斜也

過彭碣高踰萬華

銑曰彭門碣石二山險故以狹比之萬華二山名踰越也善曰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

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孔安國尚書注曰碣石海畔山也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

向曰大可為鎮險可為固

也是曰劔閣辟立千仞

濟曰劔閣言其峯如劔其勢如閣壁立謂峻也千仞言高也善曰酈元水經注曰小劔

戎北去大劔三十里連山絕嶮飛閣相通故謂之劔閣也

窮地之險極路之峻

良曰言窮盡地之險極道路之峻也善

曰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啓扉

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

自有晉

翰曰蜀人負此險固故遇濁世則逆而拒之逢清時則順而歸之開謂漢末劉備據而叛也開謂晉使鍾會平蜀而開之善曰開

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之伐蜀雖在魏朝政由晉王故歸功於晉也

秦得自上一并吞諸侯

齊得十二田生獻策

銑曰秦地險以二萬之衆可敵百萬故能吞諸侯也齊亦負海之險以二萬敵十萬故能彊大

也由生謂肯也獻策謂獻策於漢高言齊秦形勢之險也善曰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

矧

茲狹隘土之外區

向曰矧況茲此也狹隘阻也區域也言其土地自在區域之外也

又荷戟萬夫

趙七起

七余反

濟曰趙趙不進貌言負其險阻二人荷戈萬夫不能進也善曰陳琳為曹洪答文帝書曰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廣雅曰趙趙

難行也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良曰匪非也言非國親不可令居此險也善曰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

之饒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

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

實^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

翰曰喜歎也洞庭湖名孟門山名不祀謂不得

祀其先人也

善曰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笑曰美哉

乎河山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子姑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

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

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武侯曰善

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

阻作昏鮮不敗績

銑曰迄至昏暴鮮少績功也言天命不易憑險難而作暴亂少不敗其功也善曰尚書曰爾亦弗

知天命弗易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

公孫既滅劉氏銜壁

善曰范曄後漢曰公孫述為導江卒

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為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輿櫬自縛詣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圍

謝傳公面縛銜璧向同善注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濟

言公孫述劉禪是覆車之跡無或重履之以此言告梁益二州以為誠也善
曰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

石闕銘一首并序

陸佐公

良曰劉璠梁典云陸倕字佐公吳郡人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時

賜以束帛朝野榮之此石闕在端門外交道而置之其上隱起奇獸異禽之狀善同良注

昔者

善本作在字

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

翰曰格至

也文祖神宗皆舜禹受命之所也周武王也商紂也湯天乙也黜退也夏桀也善曰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

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渝雖革命殊乎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

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畧緯冥合天人啓其志克明俊

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

銑曰革改也襲猶繼也畧影也緯星也謂日月五星皆有祥瑞之色也啓開庇覆也言舜禹揖讓而

禪湯武干戈而伐其道雖殊至於應天地之運開人神之謀明用賢才庇覆非庶其揆一也 善曰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

愛仁之義為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武王為西伯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

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

賦曰天啓之心人其慈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氏傳鄭子駟曰以待彊者而在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在齊之季昏

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向曰季末也昏闇虐暴也謂齊東昏侯為君臨人不道專為暴虐也書曰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也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第二子也高宗崩太子即位左氏傳曰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刑酷然

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

靡託 濟曰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東昏侯之酷甚於銅柱使人神怨怒親人離叛也踏累足行也人皆怕懼累足而行恐陷刑網也

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烏歸富人之屋亦猶人望明君而歸之也靡無也怨歎而無所託也 善曰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

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眾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眾叛難

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於是皇帝拯之六採斗

極把鉤陳翼百神禔是萬福良曰我皇謂梁武也拯拔操執也斗極

者當執把焉翼也禔猶取也言功神祇以取多福也善曰我皇梁武帝也

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極運

天關樂計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

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

中外提福毛詩曰樂於是善本無於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

只君子萬福攸同於是善本無於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

風驅天行地止翰曰龍飛虎步喻聖人之起也黑水西河惟雍州梁武自

地行止也善曰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无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

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

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己酉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袁紹檄

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

荊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命旅致屯雲之應登

龍趨揚脩許昌宮賦曰曖曖低徊天行地止

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鄉音附銑曰旅衆也高祖斬白蛇

也黑雲登壇祭天也武王

濟河火流為鳥此聖人之祥瑞也龜筮謂卜也祗神也鄉附謂如響應聲也
善曰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地杜篤論都賦曰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
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為鳥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於天
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果
質魏都賦曰穿宵露頂之豪箕其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
英雄響附

奮執銳爭先

向曰穿宵露頂西南夷之風也箕坐椎髻南越之俗也援
引奮振銳利也言遠夷君長皆引旗執利請振擊無道也

善曰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
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
二龍升去二巨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
為穿宵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
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
賈至尉佗魑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趙充國頌請
奮其旅于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
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

夏首憑固庸岷須阻

協彼離心抗茲同德

濟曰夏首水口也謂薛天嗣守郢州庸岷謂蜀也
協合抗舉也離心謂東昏侯也同德謂梁武也

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
山名也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市赫斯

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

良曰赫盛貌秣音訓教也言帝怒庸蜀將討之嚴鼓未通

而凶惡之渠皆泥其頭面以降也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今日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尚書曰殲厥渠魁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也弘舸連軸巨檻接艦盧鐵馬千

羣朱旗萬里

翰曰弘巨皆大也舸軸檻艦皆舡也鐵甲也言水陸發軍也善曰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檻接艦鐵甲之馬范曄

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屬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折簡而禽盧允傳

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

善本有樊鄧威懷巴

黔底定

銑曰折簡謂策書檄軍書盧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水名兵不血刃言不交戰也無遺鏃言不放箭也樊鄧巴黔皆郡名懷來底致也言

以威來之而致定也善曰魏略曰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

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所

簡者也盧盧江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准曰廬九之間流瀨兵死者十而七

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

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

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書曰震澤

李陵與蘇武書曰
雷鼓動天朱旗翳日

底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向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

湯者十八人藩籬言皆踈薄不固也枯朽言其易摧折也善曰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

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

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

塗濟曰革車兵車也次比也商商郊牧牧野武王誓衆之地壺瓶屬簞笥也言師至齊境士女當以瓶笥盛其漿食迎我師於路岐也善曰鄭玄周

禮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為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

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筐以迎君子小人

簞食壺漿以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

罪弔民善本作人字農不遷業市無易價善本作賈字良曰夏桀之時人皆

慕周今齊思梁德亦猶是也弔問也言安撫老少伐其罪惡問人然若使農市之人各復其業也善曰尚書中候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

帝王世紀曰商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
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
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人民呂
氏春秋曰桀爲無道湯立爲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也

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百非止萬機

四隩四方也羽檄亦軍書也狎更也言天下皆入會而奉圖謀軍書更至也
善曰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
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
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
重迹而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二日二日萬機而尊嚴之度不徂言於師旅淵默之容無

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

未浹辰獨夫授首向曰尊嚴淵默天子容儀也僞言失也言梁武雖居軍
旅行陣之間不失天子容儀也張良之策如以石投

水莫之逆也規圓也思若轉圓言易也張良運籌策於帷幄仲長統曰運籌策
於几案十二日曰浹辰獨夫謂齊東昏侯也授首謂引頸受斬也善曰班固
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運命論曰張良
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

杜預曰漢日十二辰也

寬口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謀帷幄決勝千里仲
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莒恃以
陋不修其城郭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
殺東昏于含德殿其夜以黃油裹首緇而下尚書曰燭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
檄蜀文曰蜀侯見禽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琬臺之珠
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反諸侯之王

向曰焚棄綺寶謂崇儉也帝王紀曰王命歸琬臺之珠玉於
諸侯人咸喜也善曰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席衣以

綾紈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琬臺之
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王曰誰之王曰諸侯之王即取而歸於諸

侯天下聞之拍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
曰王康於財

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

濟曰塗炭炭火橫流大水也言齊朝
之人皆如陷泥墜火沒溺大水而武

帝救之也均齊也

善曰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拍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

之至也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殊殊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

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二戎衣天下大定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孟

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泥濘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於是

仰協三靈府

善本

從億兆受昭華之王納龍叙之圖

良曰協
合也三

靈天地人也堯得舜而尊之贈昭華之玉赤龍負圖以瑞堯也書曰入球河圖在東序受納者言升為天子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造人君通靈

之貺交錯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收歸曾無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綈狀龍

沒圖在楊雄纂靈賦曰大易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之始河序龍馬雒貢龜書

攝袂而朝諸夏 翰曰類禋皆祭名光明也神器天子器也升中謂登中岳也祭祀羣望星辰山川也攝整袂袖也諸夏中國也

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曰禋于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升中于天而鳳皇降左氏

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辰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布教都畿

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 銑曰班布也政法也方外四夷也協合也上策謂降敵也刑平國用中典

善曰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素飯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闡班政甸衛東觀漢記段熲上疏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

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 南服緩耳西嚮反舌劍騎空虛之國 二曰刑平國中典也

同川共穴之民 善本作人字 向曰羈縻也餘皆遠國名 善曰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瑣雕題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蠻夷

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
本在前末到向侯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
矢短兵則刀鋌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旃
為牆杜篤論都賦曰同穴裴楊之域共川鼻飲之國莫不屈膝交臂

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鄯河西無警言

濟曰交臂屈膝謂臣服也厥角叩頭也稽顙拜也鑿空謂鑿山以通道也攘却
也千都千城也罷鄯無警言晏清也善曰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稽顙以額卑敬地禮記孔
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通也戰國策蔡澤

謂應侯曰公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逃而漠
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小曰使居一障間蒼頡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

狄狄居於西河圖洛之間晉銀謝承後
漢書曰祝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言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志

茲鹿駭息此狼顧無也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
良曰邇近肅清也鹿駭狼顧喻賊警擾也志息言

書曰柔遠能邇益鐵論曰以賢人為兵聖人為守乃正六樂治五禮改
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

章程創法律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
翰曰六樂六代之樂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莊權量之平

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

關之學如市

銑曰博士學官也詩有大雅小雅集雅之館則教詩之所也款叩也言叩門請見者如人之趨市也善曰漢書曰武帝

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興建庠序啓設郊

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

向曰建立也庠序學名啓開也郊南郊立園

法秩敘也言未有文記之法皆次敘也善曰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至於地上之圓丘若樂六

六變天神皆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

一介臣文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

識廉隅家知禮讓

濟曰言庠序之興故學者如順風而靡皆歸之於梁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為

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教臻侍子化洽期門

區宇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

良曰臻至也侍子謂諸蕃質子奉侍

天子故侍子期門守衛之官言昔蒙學教之化也又理方面四方之面也靜息謂無備也簡略也阜厚也善曰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

侍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准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拜林介胄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

就學東京賦曰區宇又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

厚也左氏傳季梁曰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其又夷前羽截允民和而神降之福

執厥中翰曰規法摹則也故事也夷平允信厥其也言前代法則故事有煩亂人者皆其平翦截使信執其中也善曰史記曰高祖雖日不假

給規摹弘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孔以爲象闕之制安國尚書序曰其夷煩亂翦截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

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早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銑曰哀公三年

火季相子命書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太宰以正月懸理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理象焉憲法也言布法以示人也善曰左氏傳

曰司鐸火季相子命藏書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

善曰 記戴聖所傳
故戴聖記曰昔者
與於蜡者交畢出遊
於觀之上唱然而歌
周書曰文王至自商
太似夢見商之庭生棘
太子發取周庭之梓
樹之于闕間化為松
栢

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
布教于邦國都鄙
叔謝中丞章曰縣
法象闕

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
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
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

夢 向曰禮記戴聖所傳故曰戴記仲尼與於蜡事畢出游觀之上觀則闕也
又王自商至程太似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間化

為松栢也 北荒明月西極沅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 濟曰海
善注同

山也有白銀闕紫貝闕名河伯所居 善曰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
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

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沅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史記曰三神
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主逸曰

言河伯所居以 蒼龍玄武之制銅爵鐵鳳之工 良曰皆闕名也
紫貝作闕也 善曰三輔舊事曰

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
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皇皇令張兩翼

舉頭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懸法 善曰李尤闕銘曰悉理聽
敷尾

宰懸法也 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 銑曰表飾也光榮崇重
善同翰注

之居里而榮重也 善曰尚書主曰表正萬邦周易曰主居無咎正位也栢子
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崑崙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

之里也。晉氏侵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

盛烈，湮沒空千。稱乃假天關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

欺耳自無補。憲章尚曰浸漸也。威夷微弱也。寂寥空靜貌。鴻大烈業。

關於博望梁山也。言晉宋乃微弱，經籍無記。大業沈沒，皆假為觀。關是欺誑耳。

目無益。章程也。善曰：漢書曰：「侵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

好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官閑館，

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

言漢司徒義興許或墓，二關高壯，可徙施之王。哉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

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關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關。沈

約《宋書》曰：「孝武太明七年，博望梁山立。」乃命審曲直善本無之官選

明中之士陳圭置臬魚，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

闕濟曰：審察也。謂察曲直之官也。明中，謂昏明各有中星也。圭以測日影也。

闕臬以平水也。瞻，其中正揆度也。謂度地形勢也。草創，謂初始也。言始起華

闕以飾國門也。一善曰：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

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蠶順除之。」鄭玄曰：「盡

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順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又曰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槷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槷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曰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峽闕於閭闔。論語曰禘於是。歲次天紀月

旅太簇良曰太簇乃正月律也善曰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曰太簇

位於寅在正月也皇帝御天下之士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

且趨以表勗觀而知法翰曰盛則崇麗謂闕也且復也趨急步言過闕者使急步而行以表勗也善曰劉瓛梁典曰

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鐫石為闕窮極

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物觀惟又

碣之容民善本作識百重之典銑曰言立此雙碣使百姓觀之以知百代之常法也重代典法也善曰

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西京賦曰圓闕踈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里作範垂訓赫矣壯

乎向日範法訓教也赫壯皆盛貌善曰却正釋機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

爰命下臣式銘磐石濟曰下臣僅自謂式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良曰建立也洛水名涘水涯岐

梁謂雍州也言古之帝王辨方正位立都不怕故雍洛咸為帝宅也善曰此言建國立都不怕一所故洛洵岐梁咸為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

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祝楔文曰居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

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翰曰業事也化光謂德化光大也象

闕則舊章也善曰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禮文之德由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

青蓋南洎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銑曰青蓋謂晉也黃旗謂吳也言此二君雖都江南皆無闕故使法無所

懸書無所藏也善曰言帝祚南遷主綱弛紊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迴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

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怕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楊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關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

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
法于存魏使萬人觀治
之見下句

決日斂而藏 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

君也造物謂造萬物也龍德君德也言君以德休息否亂之道也百常觀名雙起雙闕也 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

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主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靈光殿

賦曰崇墉岡運以嶺 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

微 濟曰偃蹇巍巍壯大貌重疊謂宮觀多也翠微天邊氣也 善曰王逸楚微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

首也七命曰重疊疊起交綺對 布教方顯決日初輝懸書有附委

篋知歸 良曰周禮懸法教於闕決日而斂之委篋謂藏書也 善曰布教

日而斂之懸書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 鬱鬱屈 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

棟勢超浮柱 翰曰鬱鬱屈穹隆壯大貌飛棟浮柱謂漢甘泉宮之大也此

西都賓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下句西京賦曰反宇業業何禎許都賦曰景福色

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
布教于邦國

法上圓制

善本作負製二字

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

銑曰上圓天也下矩

地也謂取模法於天地也俛俯也周望原隰俯臨煙雨言其高也善曰繁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圓以穹隆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

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千轍南湊五方

向日賓列也四會道也九房明堂也

周禮曰應門二轍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此五方謂吳之五方也湊至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

玄禮記注曰却返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後注同暑

來寒往地父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濟曰言此闕同天地長父配國家之無窮

也疆窮也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磐石鬱岵重軒穹隆色法上負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新漏刻銘一首

并序 良曰武帝以舊漏刻乖舛乃令祖暅更理之故曰新漏刻也

陸佐公

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勅負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

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白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准

翰曰言觀象於天未分明闇之節理歷候時不悉長短之度此明須漏刻之義也准法也善曰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挈壺命氏遠哉義用

銑曰周禮置挈壺氏掌漏刻遠哉歎此義之用遠也善曰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立

曰壺盛水器也挈

揆景測辰徼

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

向曰揆度景晷辰時也徼巡宮也戒井謂宮中穿井成則挈壺氏以壺懸井上以表井成也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以火守壺者為夜視刻數分日夜者為晝夜

異刻也言以漏刻日晷及時晝漏晝夜漏起則守衛者巡於宮中也善曰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徼巡其宮也衛宏漢書儀曰晝漏晝夜漏起宮中

衛宮城門擊刀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

懸其上令軍中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

而司歷正官時人廢業孟子陬

侯殄滅攝提無紀

濟曰司歷主歷之官從父學者為時人也正月為孟陬太歲在寅為攝提殄滅無紀言閏餘乖錯不與正

哉相值也。善曰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派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記時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時。漢書曰孟康殄滅攝提失方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

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良曰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

也較考詳審也。霍融漢太史令上言時日差失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傳呼

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陸機之賦虛握減二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主。韓曰陸機作漏刻賦孫綽作漏刻銘靈珠崑主喻文章美也。言此二人虛擅其文而

無益也。善曰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山。弘度遺篇承

天垂旨。銑曰李弘度何承天二人並為漏刻之法言意也。善曰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

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一年上。有布方冊。善曰本作布無字章表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歷術令施行。在方冊。

器用。何曰方冊史書也言雖有法竟未成器用也。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器用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左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寶實器用之資

也。譬言彼春華同夫海東。

濟曰春華言不實也。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亦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

曰：昔秦穆公乘龍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濯其布，故水赤。蒸棗故花不實也。公曰：吾佯問，晏子對曰：亦佯對之。言何李法亦無實也。善曰：春華言其文麗

海棗，譬其無實。言實戲曰：摘藻如春華，餘注與五日同。

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

良曰：寧安軌法也。言為法無實，安可以字人垂教也。善曰：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

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訪問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

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

稽。翰曰：舊漏本山陰令魏丕所造，故云出自會稽。會稽郡名。善曰：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

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

積水遠方，道流乖則。

銑曰：積聚導引也。言聚水引流皆違正法。善曰：陸

機漏刻，賦曰：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也。

六日無辨，五行不分。

向曰：夏至加三日，冬至加三日，歲加六日，終而復始。

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無辨不分，謂失常也。善曰：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

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歲躔閭。

新正釋機曰：創制作非，特不立家語，而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

於茂月次姑洗

濟曰太歲在戊曰閏茂季春之月律中姑洗

皇帝有天下之五載

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

良曰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變易也言易齊政也

尚書曰商俗靡業類補夫功均柱地

翰曰言齊天地壞絕而梁武能補柱靡利口惟賢

之石以補其闕割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

呂

銑曰夷平晏清也言河海不波浪也東風入律青雲干呂至道之應也善曰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海夷晏十洲記曰天漢三

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閭浮有好道之君我故搜奇蘊而貢神香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

坐朝晏罷每旦晨興

向曰晏晚晨早興起也言天子勤政理也

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晏罷以告制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辟四門來仁賢

屬傳漏之音聽

雞人之響

濟曰傳漏唱漏也周禮雞人掌祭祀夜呼旦以詔百官使早起屬繫也言君繫於此

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良曰星火心星也中則乃退壺用金漏用水以陰陽之象謬誤也言違誤失常

善曰左

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賦曰寤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時乖啟閉箭異

錯銖翰曰啟閉以箭漏水也八兩曰錯二十四銖曰兩言舊漏壺箭失開閉長短之節善曰左氏傳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爰命日官草創新器銑曰天子有日官草創始制也新器則新漏刻也善曰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草創已見上文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向日易云俯則觀法於地旁羅日月星辰臺謂觀極之臺也梓慎登大庭之庫庫亦臺屬善曰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朝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則于地四參以天濟曰則法也地以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四生金夫以一生水

故壺用金漏用水相參而用之也善曰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以得一生水地以得四生金也建武遺蠹咸和

餘舛良曰建武光武年號咸和晉帝年號蠹朽爛也舛差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即上魏丕所造也

金筭方圓善本作金筒方負之制飛流吐納之規翰曰金謂壺壺形方筭引水其形圓飛箭也流

水也吐謂筭納於壺也善曰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引水者而形負孫綽漏刻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銓累筒三階積水成引陸機漏刻銘曰口納曾吐水

刻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銓累筒三階積水成引陸機漏刻銘曰口納曾吐水

無滯變律改經二皆徵革

統曰律法經常徵定章改也言變其常法一皆定改善曰蔡邕律歷志曰凡歷所

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

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

漏成進御以考辰正畧測表候陰

向日進御謂進天子也辰時畧日也言可測時日考表影候陰

氣也善曰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是談天紀綱也測表候陰謂土圭也已見上文

不謬圭撮無乖黍累

濟曰謬誤也六粟曰圭十抄曰撮十黍曰累言新漏刻無乖誤也善曰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應劭曰圭自自然

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一累十累一銖撮麤括切

又可以校運筭之睽合辨分天之

邪正

良曰校考運移睽離也分天謂分其晝夜言可考知移筭之數離合晝夜長短之數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落卜閑與

焉都分天部而閑運筭轉歷也

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

翰曰四氣四時之氣也盈滿虛損也

六歷謂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也張倉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疎闊之中最為微近也陵渠覆太初歷晦朔最密也善曰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

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後注同

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

善本作德

字而稱也銑曰貽遺也無得而稱言成功非一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

記功載在銘典向曰周禮栗氏為量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盤盂者黃帝之史書盤盂以為戒昭明也言此小物猶明德紀功以

為銘典於上也善曰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惟則卡略曰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

誠法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沉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

與坤元等契濟曰入神之制謂漏刻也造化謂陰陽也符同也易曰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等齊契信也善曰孫

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周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勲倍楹

席事百巾机良曰勲功也楹柱机案也木公有楹席巾机之銘言漏刻之功倍多楹席事過巾机之百倍也善曰蔡邕銘論曰武王

踐阼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曰黃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言也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比

吾翰曰曾水水名漢得鼎於其中昆吾山名夏啓鑄鼎之所皆勒銘於上安可使漏刻不及於彼乎善曰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

兄也蔡邕銘論曰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西都賓序曰有漏洛邑之義金字不

淮南子曰大文夫物然無為乎造化適逢高誘曰造化美也

傳銀書未勒者哉

銑曰金字銀書謂碑銘之書也善曰崔玄山賴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錄玉簡金字編以

白銀紀善掇惡劉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煥矣不窮逸乎昭備

乃詔小臣為其銘曰

向曰此銘字初為辭帝改

為銘也善曰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勅書辭曰故當云銘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

向曰晦闇也神之與道其來無跡云

希也言神妙之道天官希能代也善曰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者莊子曰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曰改月化也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迹

其去無方尚書曰無曠乃置挈壺是惟熙載載氣均衡石畧正

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權槩

濟曰熙廣載事也衡石稱也權槩斗槩也言置挈壺以廣事使氣平畧正也善曰熙載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

升桶正權槩不高誘曰角世道交喪禮術銷亡

良曰時道交錯喪亂故禮教法術銷散亡滅也

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曰齊宣公之時禮義消亡

遽遷水火爭倒衣裳

遽急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刺失明暗

擊斝乃什次叢禾乖方

之時節也善曰水火已見上文後注同

銑曰

尚書曰有能奮庸

帝之載

漢儀書漏盡則擊刀斗自衛叢木謂打更木也舛次乖方言失常也 善曰

漢書曰王廣行無部部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鰐受一升書炊飭食

擊持行夜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懸壺以序 爰究爰度時惟我皇

向曰言武帝於此窮究而度也 善 方壺外次圓流內龍衣 濟曰次敘

曰毛詩曰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壺體也圓 洪殺殊等高卑異級 良曰洪大殺小也言漏刻之體大小

順卑高而為級 靈虬承注陰蟲吐喻 翰曰虬龍也陰蟲謂蝦蟇也

曰擬洪殺於漏鍾 善曰孫綽 倏往忽來鬼出神入 銑曰言微妙也

墓銜承蓋而吐翬之 善曰 倏往忽來鬼出神入 微若抽繭逝如激電 繭之抽絲機發之疾

如激電也 善曰陸機漏刻賦曰 耳不輟音目無留眴銅共司刻

形微獨繭之絲逝若垂天之電 金徒抱箭 濟曰輟止也耳不止音謂聽漏聲眼不留眴謂伺機發也渾儀

別天時之早晚也 善曰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仙 履

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拍刻以別天時早晚

非兢臨深固戰

良曰言掌壺人恐有老失甚於履冰臨深也善曰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授受靡

僇言登降弗爽

翰曰言時之授受無僇言也則升降之節不老也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相傳授藉田賦曰挈

壺掌升

唯精唯一可法可象

銑曰言專精之人可為之法象善曰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經曰作

事可法左氏傳北宮文子謂衛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也

月不遁

善本

來日

善本

不作無

藏往分似符

契至猶影響

向曰遁隱也言置漏刻知日月度數故不能藏隱也符契喻信也影響言與時節相應如影響隨於形聲善曰周易曰

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素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合昏暮卷

冀英晨生

濟曰合昏槿也其葉夜合而明舒冀英瑞草也每晨生一葉至十五日後則日落一葉善曰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葉晨

舒而昏合田休子曰堯為天子冀英生於庭為帝成歷也

尚辨天意猶測地情

翰曰言合昏冀英猶能辨天地明暗之情

善曰詩記歷樞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況我神造通幽洞靈

銑曰洞通靈神

也神造謂漏刻也善曰陸機

配百王等極為世作程

向曰皇天也極謂北極星也言配皇

天齊極星之運為世之法也程謂法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尚卑貴禮來世作程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

濟曰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也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内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

良曰穹天也言皇天之神不察視我明詰之人乎何天神地祇而殲滅之吉謂善也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誰謂不痛本

作庸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翰曰傷亦痛也零落也言痛其早死也善曰范曄

後漢書桓帝詔曰少遭不造先帝早世史記存亡分流天遂同期銑曰

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木死遂終也言存亡雖且殊途大與壽終同期於死也朝聞夕沒先民所

善曰莊子曰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先人古人也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

思聞道而死也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

哀以送之

濟曰素旗雜帛為之即今之銘旌幡也 善曰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

也旌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楊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孝經曰哀以送之

遂作誄曰

猗與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

良曰猗與歎辭侍中案六也遠祖畢

公高也本與周同姓佐武王伐紂有功封於畢是謂畢公也 善曰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

爵同齊魯

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勲績惟光丕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

之祚末胄稱王

翰曰齊太公之封魯周公之封言畢公高之封同於齊魯而後代絕亡流裔至畢萬始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於魏

是天開其祚也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焉 善曰史記曰公

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

是始賞天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後儀縣魏之都也晉獻公以魏封大夫

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為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詞曰伊伯庸

之末厥姓斯氏條分葉散 鈇曰斯氏王氏也 世滋芳烈揚聲

胄也 厥姓斯氏條分葉散

條葉謂子孫也

世滋芳烈揚聲

秦漢

向曰滋繁以也秦有王離王翦之貴也漢有五侯之盛是揚聲也

會遭陽九炎光中

蒙 濟曰百六

之會陽九之厄也炎光謂漢也蒙暗也中暗謂王莽篡位善曰漢書曰陽九厄日初入百六陽九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蓄炎

上之列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世祖撥亂爰建時雍良曰世祖謂光

武也撥亂謂平王莽也建立也時雍太平也善曰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三台樹位履復道

是鍾向曰三台星名三公之象也樹立鍾聚也言履復道於光武代也善曰春秋漢舍孽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能同周易曰履道坦坦

寵爵之加匪惠惟恭銑曰謚法慈仁好與自君二祖為光為龍

台曰案曾祖龔祖暢皆為漢三公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善曰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

司空毛萇曰龍寵也命曰休哉且翼漢邦或掌善本作統天尉或掌司空

百揆惟敘五典克從濟曰命皆翼輔統領也太尉謂龔司馬暢也揆度也言皆度百事使五常之典能順從而行也善

曰尚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天靜民善本作和皇教遐通良曰言能

教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和皇王之伊君顯考弈世善本作佐時稱也謂梁父謙為大將軍何

春華
春華
春華

進長史也。入管機密朝政以治。銑曰機密謂軍謀之事也。善出臨

朝岱庶績咸熙。向曰梁父出為郫郡太守也。庶衆績功也。咸熙皆廣君

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彊記洽聞幽讚微

言。濟曰淑善懿美洪大也。言梁有善美能繼祖父大業也。洽徧幽深讚明也。謂材藝廣達而深明微言也。微言為先聖之書也。善曰孔叢中其義弘曰

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讚於神明而文若春華思若涌泉

良曰春華喻繁茂也。思才思也。泉涌言不絕也。善曰春華發言可詠下

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開。翰曰洽通也。藝材藝也。開明也。善

定時人常棋局逞巧博奕惟賢。銑曰棋局逞巧謂梁能覆局及善博

基局壞案為復之。基者不信以杷蓋為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

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向曰皇家漢室也。造成也。京室

洛陽也。隕顛謂墜落也。宰臣謂

董卓也言卓專制遷帝於長安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帝獻帝也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

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濟曰阻艱謂遭董卓作難也翕然鳳

飛貌君子比德於鳳故以此喻榮也竄逃也荆蠻則荆州也善曰魏志曰榮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注曰羈寄也

旅客也崔瑗七蠲曰蠲然鳳舉軒爾龍騰毛詩曰蠢爾蠻荆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

纓清川良曰身窮謂羈旅也志達謂得去亂朝也鄙陋鮮明也南嶽衡山也清川江也此江山皆在荆州故也善曰盛弘之荆州記曰襄陽

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潛處蓬

室不于勢權翰曰于求也勢權執政之人也善曰列我公奮鉞耀

威南楚銑曰奮振也鉞斧也威兵威也南楚荆州也善曰我公魏太祖也荆人或違陳我講武向曰或違

亂也戎兵也講武謂將討亂也君乃義發濟曰義發謂勸劉表子琮降曹公等

謂籌籌知其彊盛也善曰魏志曰劉表卒榮勸表子琮令降太祖高尚霸功投身帝宇良曰高尚太祖有霸功也帝宇

謂漢室也 善曰相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
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傳幹後漢王命敘曰世祖攘亂復帝宇 斯言既發

謀夫是與善曰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是與伊何善曰漢書南

德投戈編都若稽顙漢北 於此二縣稽顙從漢而北歸 善曰漢書南

郡有編都縣音義 我公寔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勲則

向曰寔實嘉善揚明也言曹公實善祭之功明舉京國也金龜紫綬謂辟祭為

極爵關內侯也章明勲功也 善曰魏志曰太祖辟祭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

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 勲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濟曰靡無卓高峙立也言勞謙無已憂國政理而忘於家殊異之略高立於時也

善曰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史記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趙岐孟子

章指曰憂乃署祭酒與軍行止 良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酒與之軍中

國忘家 行止也 善曰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 周易曰時止則 筭無遺策畫無失理 善曰孟子

止時行則行 恭上跡曰舉無遺 我王建國百司雋乂 善曰孟子

策動不失其中 置百官又理也謂雋理之人也

善曰周禮曰維王建君以顯其秉機省闈
音太戴蟬耳貂朱衣

皓帶向曰秉執機微也省闈宮門謂案爲侍中執機微之事於此也蟬貂朱衣皆侍中服也珥插皓素也善曰魏志曰魏國建拜案侍中蔡邕獨

斷曰侍中常侍皆冠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曉

藹濟曰言出入侍從魏王而榮華光於當世也掩藹盛貌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漢書曰韋玄成繼父相位封侯榮當世焉

碑曰秀不實振芳風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我

輅善本作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耀善本作王塗良曰東夷吳也

擾亂也光光武貌戎輅兵車也言吳國侍險動亂邊境魏王征之而案爲侍中

輅華轂者二十三人蔡邕劉思榮懷附望彼來威輅曰懷歸也彼謂

思酬其榮故來附魏王伐吳亦望彼吳來歸向王德也善曰言仲宣思念寵

榮志在懷附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尊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

威信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

銑曰言如何不能成濟當是運命衰盡也彌終也吉往凶歸謂樂從操伐吳路病而卒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尚書王

曰病日臻羽孤嗣號慟崩摧向曰翩翩孤貌孤嗣樂子也善曰既彌留翩翩孤嗣號慟崩摧

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向曰軫車也迄至也謂樂望中心悲怨彼青青泣如頽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

望也善曰魏辭曰登山長望中心悲怨彼青青泣如頽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

栖嗚呼哀哉良曰魚失水鳥忘栖言哀感之深也吾與夫子義貫丹青翰曰貫過也植

義過丹青之分明也善曰曰丹青二色名言不渝也

好和琴瑟分過友生良曰友生謂朋友也善曰琴瑟又曰荆伊人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向曰遐遠征行也如何奄忽棄我夙

零濟曰奄忽風早零落也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敵

善本人命靡常吉凶異制良曰厲遠也予植自謂也戲為初與樂有

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止歡之人孰先負越翰曰此歡則前宴會也孰誰也誰先隕越

者謂前戲言此會之中誰當先及也
善曰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墮越于上
何寤夫子果以先逝又論死生

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
儻獨有靈游魂泰素
銑曰

言何寤榮乃先逝也
向曰言與榮論存亡生死之數而榮懷疑求書以訪明
據也泰素天也儻獨有神靈當游於天蓋榮有求仙之言也
善曰春秋考異

郵曰吉凶有數存亡有象
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
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

天路
濟曰植言子之魂神游於天我將假借羽翼超於景雲之上要子於天
路也
善曰孝經授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西京賦曰美往昔之

喪柩既臻將及
善本作
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鳴
良曰

也魏京魏都也靈輜喪車也軌轍也白驥白馬也謂巨卿所乘以哭
元伯
善曰說文曰輜喪車也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
虛廓無

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
翰曰郭空也藏景蔽形言不
見也
善曰梁商諡曰就云

延首歎息雨泣交頤
居盈反銑曰延引也雨
嗟乎夫子

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
向曰安止也幽冥地下也徇求也言
人皆死而達士死於求名也
善曰

莊子注胥士之徇名小人之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孔甚
徇財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也言生為時榮死為人哀亦為甚榮也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揚荊州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良曰揚肇為荊州刺史是岳妻父故言官不書名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

戴侯榮陽揚使君薨嗚呼哀哉

翰曰榮陽郡名戴謚也諸侯死曰薨也善曰王隱晉書咸寧武帝

年號揚肇已見懷舊賦

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

銑曰諸侯稱家

言能選任賢才是以政教和也善曰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也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脩睦

周賴尚父殷憑太阿

向曰憑依也尚父太公也佐於周而周賴之以治太阿伊尹也相於殷而殷依之以致和平也善

日謂伊尹也毛詩曰淮師尚父時矯矯揚侯晉之爪牙

濟曰矯矯武貌爪牙謂為將軍

也善曰毛詩曰矯矯忠節克明茂績惟嘉良曰克能績功嘉善也

武臣又曰予王之爪牙嘉乃將宏王略肅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翰曰宏大略道遐遠華白

也言將大佐王道肅清遠荒降年不長玄首頭未白而至卒也善曰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老耄後漢書樊准上疏曰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首之老

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銑曰銜恨恨功未著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東海王疆上疏曰銜恨

黃泉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善曰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身

沒名垂先哲所躋向曰哲智躋是也言身死名垂先哲以為是也善曰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朽身既沒而名不存也

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濟曰謚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述美則誄也善曰周書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

碑曰德音猶存取託旒旗爰作斯誄良曰旒旗謂銘旌幡也古人用亦賴之見述也善曰旒旗

已見其辭曰上文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繫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

揚雄九誡曰著德太帝注諸疏

楊在河汾之間周襄
而揚後或生侯魏
曰楊侯也

出揚侯

翰曰邈遠系繼也周有伯喬者以枝庶初食采於晉之陽因氏焉
後更在河汾之間周襄揚氏或稱侯號曰陽侯肇則其後也善

曰漢書曰揚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
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喬與周何別也

奕世不顯允迪大猷

銑曰

相連不絕也亦大迪蹈猷道也言奕世大明信蹈大道也
善曰尚書曰公稱丕顯德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天厭

善本作

漢

德龍戰未分

向曰龍戰喻群雄相爭也未分猶未定也
傳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善曰左氏

伊

君祖考方事之

善曰濟曰伊惟殷盛也言方以征伐之事而歸於盛也
善曰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王尹襄問卻辛以

注之君子也杜預云殷盛也

鳥則擇木臣亦簡君

投心魏

善本

朝

策名委身

良曰言肇之祖父漢末仕於魏朝也
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也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鳥

孤突曰策名委

奮躍淵塗跨騰風雲

翰曰塗泥跨躡也言肇父格遭
魏之任用如龍之奮躍淵泥躡

騰風雲善曰蒼賓戲

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銑曰統領也驍騎肇祖
也領軍肇父也善曰

潘岳楊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
之中山公表注曰提格令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

篤生戴侯

冠
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
論語子曰兄弟怡
如也
孔叢子長弘曰
仲尼洽聞強記博
物不窮

茂德繼期曾祭我洪緒克構堂基

向曰篤厚纂承也我猶汝也緒業也言厚生茂盛之德繼百年

之期承汝祖父大業也龍構立基本也

善曰毛詩曰纂我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構

弱冠味道無競惟

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

濟曰二十曰弱冠味道曰好道言好道靜默不競名利於時人也蒸蒸進也言為孝日進

怡怡和順貌

善曰弱冠已見上文相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父才

豐藝彊記洽聞

良曰豐多也洽徧也

善曰尚書周公曰

目睇毫

末心筭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

翰曰睇視也毫末微也垠限也言草隸之書皆善也與人

尺牘皆珍貴之以為榮也尺牘尺書也

善曰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

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

銑曰輟止翰筆也紙落如雲言書疾也

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

止作今

向曰優長也言人出仕猶開散玉璞

發其光輝也軹縣名也肇為此縣今

善曰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在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儔聞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肇碑曰嘉平

初除軹令漢書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化風

化也惠愛洽徧也良曰越度也司官為理書侍御史言肇自惟此大理國朝令越登此官而肅朝命也善曰肇碑曰肇遷治書侍御史

之憲章君臨其民視民如傷翰曰肇時兼大理之任憲法也臨也視民如傷言重人命也善曰肇碑曰

肇兼統大理之任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庶獄明慎刑辟端六年更名大理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

詳銑曰庶衆辟法端正詳審也聽參臬品稱侔于張向曰臬陶舜士師品侯周

穆王法官也侔齊也于定國張釋之並漢法官也言肇之參聽與之齊也善曰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曰品人命穆王訓

夏贖刑作吊刑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

改授農辰政于彼野王濟曰肇為野王典農中郎將野王縣名也善曰肇碑曰除野王典農中郎將魏略曰典農中郎將

太祖置秩比二千石倉盈庾億國富兵彊良曰盈滿也庾亦倉屬十萬曰億倉廩實故兵彊也

善曰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彊

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彊

參戎作弼

翰曰煌煌明也文后晉文帝也言文帝如鴻鳥之漸高而成晉室兼并資取也言肇以文武之才文帝取為參軍以作輔弼也

善曰肇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為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漢書華陰守丞嘉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

用錫士字膺茲

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

銑曰錫賜也士字謂封東武也膺當也秩謂東武子也王者封五色土於白茅以賜

諸侯朱紱公侯之服飾也善曰肇碑曰五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

各取方士直以白茅以為社毛萇詩傳曰諸侯赤黻黻與紱古今字同

魏氏順天聖王

善本作受終陳留王皇字

順天禪位於晉嗣王而晉王受其終命也善曰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於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烈烈揚侯實統禁戎

濟曰烈烈盛貌統領也禁戎禁兵也善曰肇碑曰皇祖之始典戎武衛

司管閭

闔清我帝宮

良曰司主管籥也閭闔洛陽城門言王門籥清淨帝宮以備非常也善曰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閭闔門漢書曰東牟侯

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安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

苛慝不作穆如和風

翰曰苛慝謂亂惡也作起也不

作言亂惡不起穆然如清風也善曰國語謂督勲勞班命彌崇銑曰內史過曰相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督察崇高也以言察之功進封東武伯故云班命彌高也
善曰摩碑曰以清宮勳勞進封東武伯說反曰督察也
茫茫江海岱立化

未周滔滔江漢疆場分派
向曰茫茫滔滔廣遠貌海岱謂青州江漢謂
荆州立化道化也周被也疆場分派言未同

也疆場謂疆界也
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
留太守頌曰立化洽矣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

安國曰二水經
秉文兼武時惟揚侯既守東莞
官乃牧荊州曰

秉執也言兼文武之職者此時惟揚肇而已東莞縣名肇時為東莞相及荊州
刺史也
善曰肇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史漢書琅邪郡有東莞屬徐州也

折衝萬里對揚王休
良曰折摧衝突也言可以摧突萬里也對答休美
也謂答天子之美命也
善曰肇碑曰加折衝將

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
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聞善若驚疾惡如讎示

威示德以伐以柔
翰曰若驚恐不及柔安也言威以伐叛德以安人也
善曰國語楚藍尹亶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

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絜中正疾惡若讎左氏傳禽萬
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
吳夷凶

後偽師畏逼將乘讎覆席危南極
銳曰吳夷凶後謂孫皓也
偽師畏逼謂吳將步闡降

二下

晉陸抗攻之甚急，詔一迎闡羊，而遣荊州刺史楊肇以抗不克，闡為抗所擒也。肇為庶人，言肇初乘闡之降，將害卷於吳也。善曰：班固高紀曰：乘輿而運席。

卷三 繼襄糧盡神謀不忒。向曰：襄，縮也。言當為糧繼不續而敗，非肇。神謀之羌也。善曰：楊肇伐吳而敗，已見。

辨亡 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濟曰：君子引曲於己，推直

於人，言肇不推糧盡之過，乃引罪於己也。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言不損於明也。善曰：左氏傳曰：晉師歸，相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相子

其敗如日月之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良曰：馬何損於明也。

咎，罪也。讓，責也。言負恃其罪，為責不盡力也。旆，旗也。旋旆，謂還國也。黜，退也。言以罪退也。善曰：毛詩曰：誰敢執其咎。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

為法 退守丘塋，杜門不出。翰曰：丘，隴塋墓也。杜，閉也。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不朝，請

受惡。退守丘塋，杜門不出。日漢書曰：王陵杜門不朝，請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

祁祁，眾多貌。搢紳，衣冠之類也。靡，無咨問質定也。善曰：毛詩曰：采芣芣，祁祁禪書曰：雜搢紳先王之略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毛萇詩傳曰：

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漢書曰：張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向曰：貶黜也。言肇爵

蒞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也。

位貶黜退而道行身雖窮而志樂也逸樂也善曰毛詩曰弗慮弗圖乃

寢乃疾昊天夫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濟曰慮思圖謀也不思

也弔傷景大也言昊天不傷憊而使大命終也善曰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詞曰寢疾而日愁毛詩曰不弔昊天華是揚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

順子囊襄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良曰言此二人死

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

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

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遽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

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遽伯玉而貴之

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翰曰蓐

廷謂天朝建善本作厥辭夕隕其命銑曰言朝有思君聖主善本作

子也朝建達字之而言而夕亡也王字

嗟悼寵贈衾襚誄德策動考終定諡服也濟曰嗟悼傷也衾衣單被襚衣

其功祭以少牢諡曰戴侯也善曰嗟悼傷也衾衣單被襚衣

諡曰戴侯漢書曰列侯薨大行奏諡誄策應劭曰賜與諡及哀策誄文也

諡曰戴侯漢書曰列侯薨大行奏諡誄策應劭曰賜與諡及哀策誄文也

諡曰戴侯漢書曰列侯薨大行奏諡誄策應劭曰賜與諡及哀策誄文也

諡曰戴侯漢書曰列侯薨大行奏諡誄策應劭曰賜與諡及哀策誄文也

羣辟慟懷邦族揮淚良白辟君也邦族謂國家孤嗣在疚察屬

含悴翰曰孤嗣孽子也赴者同哀及同姓也言為國惜賢也路人增歎嗚呼哀

哉銑曰歎泣之餘聲也余以頑蔽覆露重陰向曰余岳自謂也頑蔽猶愚魯也

覆潤重陰也善曰國語張老謂趙文仰追先考執友之心濟曰考則岳

父之執友更增痛切之心善曰禮記曰見父俯感知已識達之深良

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也善曰禮記曰見父

知己言戴侯知我之心而我亦識達其深也承諱切怛涕淚霑襟翰曰

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也承諱切怛涕淚霑襟翰曰

也岳時在遠聞之故云承諱切怛悲豈忘載奔真憂病是沈在疾不

傷也善曰楚詞曰泣戲歎而霑襟

省於工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銑曰載則沈深

死豈忘其奔走時屬病深故在疾病不得視省於死不得臨送也

楊仲武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

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向曰：肅侯名暨，康侯名譚也。善曰：肅侯，楊暨也；戴侯，楊肇也。

並已見上文。八歲喪父，其母曰善本無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

之元女。濟曰：密陵成侯名默，元女長女也。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表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譚肇，生仲

武成或為元侯，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父夫家而免諸

艱難。良曰：保安，入理也。艱難，謂辛苦也。善曰：尚書《周公》曰：『巫咸，入王家。』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章

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翰曰：妙少

秀美也。綜，猶總也。言其軌跡皆用模法於祖。父也。善曰：曹子建《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雖舅氏隆盛而孤

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銑曰：舅氏謂鄭表家也。言能約儉，非薄也。述以

為奇 善曰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
堪其憂又曰禹菲飲食馬融曰生薄也

若乃清才雋問茂成盛德日新

向曰茂美也日新謂盛德日加新麗
也 善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 濟曰已止也

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
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

焉 良曰三葉謂曾祖領軍格及祖肅侯父康侯也伉敵儷偶也謂夫婦相敵
偶也 善曰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

之往歲卒于 善曰作 德宮里 翰曰德宮里 喪服同 善本作 次綢
於字 名善注同 周字

繆累月 銑曰次位也綢繆親密貌言時 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志
與仲武喪服其妻親密累月

善本 也不幸短命 向曰苟且也且人有心於親密亦款之至也短命謂死
作至 也 善曰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

矣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 善本有 五月己亥 善本有 嗚呼哀哉
夏字 卒字

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世 善本作 熙隆 濟曰奕累熙興也 惟祖惟曾載揚
葉字 言累世興盛也

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

良曰載則揚舉休美也考父也終卒也善曰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

獲父享名器雖光勲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
太茂美淑善

也克岐克疑知章知微銑曰幼而有知曰岐疑易曰君子知微知章也章

易曰君子知微知章鉤深探賾味道研機向曰賾幽也言深幽之理皆能鉤探而知

也善曰周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匪直也人邦家之輝翰曰詩

也人秉心塞淵樂只君子之邁閔曾未齒髮
良曰邁遇閔病曾則也子邦家之光善注同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齒如彼危根當此衝風
善本作德之休明靡

幽不喬向曰颺急風也危根而衝急風喻前仲武抱疾而屬亂朝也靡無喬高

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弱冠流芳雋聲清加音部協韻

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爾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連理

曰弱冠雋美劭繼也言美聲清遠相繼不絕也

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向日違遠也先

訓祖父舊作之文也藝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法制也罔無肄習也

穆和矧況也謂新父與仲武祖舊相知好況今日我與仲武爾休爾感如順祖父之好如始也

實在己良曰言憂樂之事皆同於己也善曰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為晉國休戚不倍本也視予猶父不得予

子善本作猶子字善曰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敬亦既篤愛亦既深

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昊景西望子朝陰翰曰日昊景西自喻將老也朝陰喻仲武盛

年如何短折北有世湮沈嗚呼哀哉銑曰死未六十曰短未三十曰折湮沈謂死也善曰尚書曰六極

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

母向日彌父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臨終謂將死也言將死忘身之苦而乃顧戀慈母也善曰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哀哀慈母痛心疾首濟曰哀哀哭聲耳也疾首謂頭痛也善曰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在氏傳呂相絕秦曰諸侯痛

善曰言德業之
義類於蘭玉如含
芳而積超遠望
而推柯言早大也

心疾首嘸嘸良曰嘸嘸哭聲同生悽悽諸舅良曰嘸嘸哭聲

就寡人善曰嘸嘸哭聲春蘭摧華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輝善曰嘸嘸哭聲

隨而善曰嘸嘸哭聲作輝毀壁摧柯善曰嘸嘸哭聲喻正盛而摧柯言早夭也太玄經曰破壁毀珪逢不幸也

嗚呼伸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

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銑曰德宮伸武所居里也艱苦也謂出妻死於此也次位也迄至稔年也言不滿一

年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向曰姑謂出妻謂伸武姑也隕死也未滿一年姑姪相繼而死

是痛之披帙散書屢觀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

甚也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霑于巾濟曰遺文伸武所作及所寫者玩習也周終也涕淚也巾

衣襟也善曰張衡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龜筮既龍襲塋塋既開良曰龜筮謂卜也襲因

上善曰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痛哉善本作物子與

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翰曰徘徊

徊雲鳥不進貌 善曰毛詩曰燕燕于飛頡頏之頡頏臨穴長善本作誌撫親盡哀翰曰哀感也穴

也櫬棺也 善曰毛詩曰臨其穴惻惻其慄杜預在氏傳注曰櫬棺也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基門也誌死別

梁木實摧嗚呼哀哉銑曰遺形莫紹謂無嗣也梁木屋之梁棟也摧折也 善曰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早作

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

文選卷第五十六